



上海血色的往事

谷白◎著

华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上海，血色的往事》收入电影文学剧本七部，七个故事都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上海。

那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投奔去上海讨生活挣饭碗，但流汗流血拼性舍命挣得的却是死亡和比死亡更痛苦的相互仇恨（《上海，血色的往事》、《仇恨也是情》）；在那里又天天有令人发指的事发生，让人看了不能袖手不打抱不平，然而一伸手惹来的就不仅仅是杀身之祸（《英雄劫》、《多米诺“游戏”》）；《卧底》与《骗局》从剧作来看似乎是设置悬念以及破译它的游戏，但在生活中判断阴谋的任何疏漏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和比生命更重要更宝贵的事业。

目 录

无所有.....	(1)
英雄劫	(60)
上海，血色的往事.....	(112)
仇恨也是情.....	(163)
多米诺“游戏”	(214)
卧底.....	(272)
骗局.....	(323)
后记.....	(370)

一无所有

序

照片。照片上的青年二十出头年纪，圆脸，细眉，眼角嘴边带着笑意，留平顶发，对襟布衫的领扣扣得一丝不苟；显得土气，但那土气却遮不住内蕴的机灵和聪明。他让人感觉到诚实、慈和，愿意与之亲近。

出示照片者坐在小桌旁。桌前的舞池里人们翩翩起舞着。

“看清楚了？”他问道，收起照片。他的目光始终咬着那一件紫红丝绒旗袍紧裹着却未能尽掩的扭摆的丰臀。

“要死的还是活的？”躬身站在他后面的汉子问。汉子半掀起的衣后摆里佩着一支手枪。

他依旧目不旁视。过一会，他笑了起来，“旗袍里什么也没穿。”没人答理。他回头看，那汉子已走出很远，露出衣摆的枪带一甩一甩。

烟馆。昏暗中，烟灯明灭，一盏盏停在缭绕的烟雾里，象

磷火。

短打装束的小流氓，打量着横卧在两旁烟榻上吞云吐雾的瘾君子，走走停停地行去。他身后跟着个穿长衫的同伙，一手捏着两颗硕大的钢球。他们走到尽头，转过身，重又沿着烟榻间的狭弄搜寻而来。

穿短打的嘀咕着：“姓罗的倒真会躲啊。”

亭子间里一番狼藉，两个巡捕仍在翻箱倒柜。

房东低头哈腰地对着便服的包打听说：“姓罗的好几天没回来了。”

“知情不报，我带你到巡捕房去。”包打听一把抓住房东的衣襟，将他揪起来。

拳头猛击人的腹部。

挨打的青年被对方抵在墙上，满嘴胆液血水，呛得咳个不住。他身边有一条汉子倚墙站着，悠闲地用手指试着匕首的锋刃。

“到底看没看见罗烈？”打手喝问道。

持匕首的汉子接嘴说：“这位朋友眼睛有病，要我们帮忙治一治。”他侧过身，将匕首尖点在青年眼角旁。一点鲜红顿时溢出，渐渐，血流下青年的脸颊。

“他……在、在汇山码头。”

打手一拳将青年击晕在地，跟着持匕首的汉子快步奔出僻静的弄堂。

码头。泊位上停靠着外洋巨轮，种种色色的旗帜在夕阳

下忽忽飘扬。

待运的货物象一座座小山似地挤满露天仓栈。货物夹成的空间如迷宫中的小径，狭窄曲折。

叠得高高的木箱堆下，蹲着个青年。他凭两脚的脚趾支撑着整个身体，顶住下颏的手紧攥成拳，手背和手臂上青筋暴凸。他不吭一声，不颤一颤，仿佛岩石雕就的像，但那微眯着的双眼里闪烁的目光，显现出了藏在心底的窥测和思索。他随时都会一跃而起，去拼争存于万一的生机，就象那困兽。……蓦地，目光一黯，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哀鸣般的绝望的叹息，随之身体软了，坐到地上。

“黑豹，黑豹。”他身后的木箱里传出轻轻的呼唤。

黑豹不作声，向左右窥探动静。

“你怎么了？”

黑豹倚到木箱上，长吁了口气，“几拨人四处来抓你，连巡捕房也出动了，我、我帮不了你……”他望着泊在那边的外洋巨轮，“只能由你走了……”

沉默了一会，木箱里的人忧心忡忡地叮嘱，“今后，万事你自己和自己多商量商量，小心象我这样栽跟头。”

“……那船不知道会开到哪儿，不知道要开多少天……我给你准备了些吃的，”黑豹紧捏着身边地上一个不大的布囊的绑带，眉头抽搐颤动，强忍住心中的疾痛和泪，“你……省着吃，这一路你就靠这些活命了。”

沉默。……

“只要活着，我罗烈一定回来。”箱里的声音嘶哑低沉。

“你回来的那天，我一定去接你。我要坐自己的汽车去接你，接你到自己的公馆里。我要请客三天，叫上海滩所有的

大亨都到场，为你接风。我们要在一起享享不尽的福……”黑豹咬着牙把用全身气力发出的喊叫从齿缝里挤出来，似乎力竭了又仿佛感觉到了这番憧憬的虚空，他越说越轻，疲软地靠到木箱上，闭阖的眼睑之间一点晶莹閃閃烁烁。他的旧布衫敞着，露出结实的胸膛。在他的左胸挨着心脏位置那儿，有一小块纹身，彩色的，象是个什么图案又象一朵花。

纹身，彩色的，象是个什么图案又象一朵花。这纹身刺在右臂手腕上方。

蜷缩在木箱中的罗烈凝视着手腕上的纹身。他比照片中憔悴了不少，眼眉间愁云深重。

笑声，犹如轻风吹动银铃。

晨雾象纱幔。绿草萋萋。花蕾昂首摇曳。小罗烈双手叉腰摁住小黑豹的手。小黑豹躬着身，脑袋顶着小罗烈的后腰，他的背上跨坐着个女孩。女孩搂着小罗烈的颈项，与他脸偃脸。他们这乘“三人白马”穿行在雾里花间草上，时快时慢，忽隐忽现，只是不向近来。唯有笑声悠悠扬扬，更比林中婉转的鸟鸣动听。……

“有件事，你得答应我。”木箱里的罗烈说。

黑豹说：“我会好好照顾小波的。”

罗烈叮嘱，“别让她到上海来。”

“我不会。”

“我答应过她，一定帮她在上海找到她爹。”

“我去找，找到为止。”

沉默。

罗烈在木箱里说：“你走罢。”

黑豹：“这批货晚上装船。”

过了一会，罗烈问：“天快黑了吧？”

“早呢。”黑豹望着暮色浓重的天空。

渐渐，船上的灯火显出了璀璨，仓房、货堆失去了模糊的轮廓。天，黑了。

码头搬运工人的号子。

“昂——”轮船启航的笛声。

—

夜。江上船舶的灯火象缀在天幕上的钻石。黑乎乎的货堆如丘陵般横卧着。路灯昏黄，码头格外的阴森黝暗。

暗处，尖刀寒光闪闪。几支特大号手电筒的光柱交会照着一位姑娘的脸。姑娘抬起一只手挡住眼睛。左边七八个，右边七八个，姑娘被一律着对襟短衫、扎脚长裤的汉子们围堵在货堆后边的空地上。移动的手电筒光贪婪地舔着姑娘丰满的胸脯、细腰身和修长笔直的腿。姑娘秀美而略带稚气的脸上满是惊诧、惶惑、恐惧的神色。她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来。

左边的一条汉子征询地冲对面的那一伙扬声说：“喜鹊老六，我们两家的事先放一放，做掉这丫头再说。”

“好。”喜鹊老六爽快答应道。

左边的汉子持刀欲扑，被身旁的一个拦住了。那人举步出来，边走边将手电筒高高抛起又信手接住。将近姑娘身前，他忽然跳起来，高举手电打向姑娘的脑袋，姑娘慌忙闪身躲避，不料被对方一把撕下了一大片衣裳；一愣间，又是

“嘶”地一声，衣襟也被撕破，姑娘惊慌地往黑暗里钻。

手电光紧紧追逐。姑娘躲闪着。撕破衣裳的响声。淫猥的笑声。姑娘的尖叫声。

姑娘几乎赤裸的身子跃动在黑暗与手电光之间。歹徒们堵截着，有人高声叫：“谁先逮住谁先尝滋味。”

姑娘被逼进了木箱间的犄角。一条汉子从横里窜出来，伸臂挡住了身后的人，一手持手电筒照定姑娘，“该我第一个。”他叫着纵身欲扑。

突然，疾速地飞来一样什么东西，打在手电筒上。手电筒飞出老远，跌落在黑暗中。行凶的汉子也踉跄几步。他捏住血淋淋的右手，扭头看。所有的手电筒光柱不约而同地移过来，照着一处。

手电光照处，静静地站着个穿黑长衫、戴黑礼帽、着黑布鞋的男子。他忽然一扬手，右边的几支手电筒顿时一齐被什么东西打灭了。

“黑豹！”有人叫起来。

“退！”随着喜鹊老六一声呼，右边那伙人转身便跑。

左边的人举步欲追。黑豹吩咐道：“别追。”

“为什么不追？”为首的汉子责问道。

黑豹：“金四爷要的是货。”

“我是这儿的老大。”

“现在我来了。”黑豹冷冷地说。他缓步上前，拍了拍那汉子的肩，“功劳还是归你。”

“走，运货。”那汉子带领手下匆匆而去。

黑豹默默地注目看姑娘。

姑娘被看得低下了头。黑豹脱下黑长衫给姑娘，姑娘披

上长衫，说：“谢谢你。”

“不用。”

又站了一会，姑娘低着头侧转身，欲走。

“你不认识我了？”黑豹的声音柔了又微有些颤。

姑娘抬起头，打量黑豹，“你认识我？”

黑豹摘下礼帽。尽管岁月已在额上留下了印痕，但他的神气未改，四方的脸庞依然象一幅银钩铁划、遒劲粗犷的字；只是那对始终闪出冷光的眼睛此刻竟漾着暖意和温柔……渐渐，眼里的温暖为一种始于期盼、忐忑而终于自哀失望的云翳遮掩，一丝苦笑爬到了唇边。

“是你，原来是你。”姑娘忽然一步迎上前，捉住了黑豹的手。黑豹欣慰地笑了，他笑着轻声唤：“小波……”

一乘“三人白马”欢跑在草坡上鲜花间晨雾里……
悠长的笑声。

执手相顾的黑豹和小波。他们头上，有一轮将圆的秋月。银辉遍撒；地上长长的身影，仿佛仅站着一个人儿。

小波仰起脸，问：“罗烈呢？”

黑豹眼里明亮的月光被流云掩却，他搂着小波肩膀的手不自觉地松开，垂下。沉默一会，他叹息道：“五年前，他在这儿上了外国轮船。”黑豹有意无意地移一步去。小波的身子并不见挪动，却已跟着过来，站到黑豹面前，仍然仰脸看着，眼里溢出关切之情。

黑豹又叹了一声，“五年了，他一点消息也没有。”他顿了顿，分明是想定之后才补了一句，“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

知道他是死是活……”

小波的身子一颤，目光霎时黯了。她低下头，伫立无语，失神地将额头顶到了黑豹的胸膛上。黑豹长长地吁了口气，伸手扶住小波，带着她款款移步，边问：“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刚下船，看见有人打架，好心去劝……我是来找我爹的。”

“你不应该来啊。”

“为什么？”

夜上海不夜的街头，五彩的灯缤纷，往来的车辆如不尽的长流。歌声、乐声、人声、车笛声未能淹没黑豹和小波的话声。然而行人纷沓，却不辨谁是他俩。

“上海滩是个吃人的地方。”

“吃人？什么东西吃人？”

“人吃人。”

“你吓唬我……你要赶我回去。”

“我不会赶你回去。”停歇了一会，黑豹并不高亢的声音里有了一种绝非虚幻或空泛的自信，“我更不会让你被人吃掉。”

华安饭店，半月形回廊左右环连着上下两层大门。

“你先在这里住几天。”黑豹说。

小波吃惊地打量装有雕花铜饰的玻璃大门和门旁制服毕挺的侍者，又仰望粗大的廊柱、花岗岩砌就的高墙以及昂然矗立在夜空中的钟楼。她踌躇怯步。

黑豹携扶着她沿回廊拾级而上，侍者恭敬地拉开大门。

门开处，富丽堂皇的客房尽显眼前。

小波怔怔地看着，继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行去，伸出一根手指轻轻触摸印花的墙、光可鉴人的柜子、玲珑剔透的车料器皿和宽大柔软的床。她坐了下来，侧转身看着黑豹，说：“看样子你现在是个阔老了。”

黑豹摇摇头，“这儿的老板是金四爷的朋友。”

“金四爷是你的好朋友？”小波问。

“我是他的伙计。”黑豹说。

小波躺下身，象躺倒在轻摇的波浪上，“真舒服。”

黑豹笑了，虽未出声却真欢畅。

“罗烈要是也在就好了。”小波叹道。

黑豹脸上的笑容僵硬了。

草地上。小黑豹与小罗烈奔跑追逐着小波。小波远远地边跑边叫道：“谁先追上我，我就给谁吃糖。”小黑豹和小罗烈更加拼命地奔跑……小黑豹追上了小波。小波给了小黑豹一块糖。小黑豹把糖含在嘴里，满脸是得意的甜蜜的笑，笑得眯起了眼。偶一回首，他看见小波正将另一块糖往小罗烈嘴里塞。小黑豹脸上的笑容冷了，僵了，死了。

黑豹叹了声，说：“是啊。”他皱了皱眉，戴上黑礼帽，对小波说，“金四爷还要我去见他。”

一桌麻将。金四、田八、张二和大通银行陈经理各据一方。灯吊得低，他们的身后围着暗影。

一个窈窕的女人从暗处走出来，俯到金四耳边要说什么。金四爷一偏头，叱道：“这里都是和我金四一起磕过头的弟兄，有话尽管说。”

女人说：“公馆里打电话来说，有人送去了十几箱川土。”

金四摸出一张牌，用中指捺着，“老二？”

坐在对面的张二嘻嘻笑起来，说：“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呀。我原想让你有个意外，开开心。”

金四开心地笑了，手一翻打出了那张牌。

“和了。”田八叫道。

陈经理大呼：“一赔三。”

众人都笑了。金四将面前的筹码分数给三人。“我去过过瘾再来。”金四站起身，一把抓住正欲退下的女人，将她按到座位上，“你替我翻本。”

女人张皇失措。金四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空白支票放在她面前，“赢是你的，输是我的。”

“四爷，我看早点散罢。”陈经理说。

“什么话，只要老二、老八尽兴，我倾家荡产也没关系。”金四指指陈经理又指指女人面前的支票，“你也一样，赢拿钱，输走人。”他拦住陈经理的话，“你比不得我，我有两个好兄弟。”金四一手扶田八一手按住张二的肩，“家当完了，我就往他们家里一住，有吃有喝有穿有花，又不用象现在这样烦心思管事，过老太爷的日子。怎么样，我的算盘精吗？”金四响亮地哈哈笑起来，笑着推门进了内室。

进了内室，金四仍忍不住笑。待到笑够了，他点了一支雪茄，轻轻拉开内室另一侧的门，闪出身去，又轻轻关了门。他跨过走廊，推开对面房间的门。

“四爷。”等候在房内的黑豹起身恭迎。

金四坐到沙发里，喷出一口浓浓的烟，“今天又遇到喜鹊帮的人了？”

黑豹：“是的。”

“你把他们吓跑了？”金四仰着脸，半阖着眼睑。

黑豹：“是的。”

“你好象应该把经过情形说给我听听。”金四说。

黑豹：“你不喜欢抢功劳的人。”

金四好象这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优点似地点了点头，弹掉雪茄上的烟灰，“坐罢。”

黑豹坐下，默默地并不出声询问。

“霞飞路上最近新开了一家不小的赌场。”金四说。

黑豹：“我已经去玩过一次了。”

“赌场名义上是个外国女人开的，真正的老板不知是谁。”

黑豹：“听说是张二爷。”

“恐怕你听错了。”金四又喷了口烟，“不管谁是老板，赌场开着总是让人去玩的。”

黑豹：“是的。”

“你可以再到那里去玩玩。”金四说。

黑豹：“我最喜欢玩赌场，一玩起来就不要命。”

“你这脾气对我的胃口。”金四站起身，临出门又说，“明天。”

黑豹点上烟，吸得很猛……他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是我。”他听了一会，“明天。”

水汽如雾。浴室白茫茫的，依稀可见挂在衣架上的乳罩

及女式内衣裤。

小波半卧在一旁的浴缸里，惬意地泼水洗着，露出水的身子如玉石一般……她不胜娇软地站起身，用浴巾擦着，又跨出浴缸，去取衣架上的衣服。

衣架上空空的。

衣架旁垂着的窗帘轻轻拂动。

小波大惊失色，“什么人？”她用浴巾掩住身子，往后退。

窗帘一下被扯脱，窗外跳进两人，一个是喜鹊老六。

小波已退到墙角，惊恐地瞪着他们，“滚，滚！”

喜鹊老六欣赏着少女成熟的胴体。他的同伙淫狼地笑着说：“别急。今天我们三个一块好好的在床上滚一滚。”

唯拼一命，小波咬牙切齿，绝望地叫道：“我咬也要把你们咬死！”

喜鹊老六他俩格格地笑起来。

笑声未断，浴室的门突然被撞开，冲进来了黑豹。扑进浴室，黑豹陡然止步，一下便稳稳站住。他不言不吭，凶狠的目光如刀似地刺向喜鹊老六。

沉寂，唯闻呼吸声。

喜鹊老六嘴角抽搐着，“这是你的女人？”

“不错。”黑豹毫不犹豫地说。

“让一步，你和我们喜鹊帮的帐就算清了。”喜鹊老六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为了一个女人要拼命的人。”

“错了。”黑豹的声音冰冷。

喜鹊老六忽然狞笑，“为了她，你宁愿死？”

黑豹看了小波一眼，说：“不错。”

喜鹊老六乘机横移了半步。黑豹惊觉有险，正欲动手，从

窗外飞来几条带钢钩的长索，一下刺进黑豹的胳膊和肩头，钩住了肉。黑豹没有一丝迟疑，听凭钢钩撕裂皮肉，猛地跃起，双腿连环，将喜鹊老六踢出了浴室的门。身子落地，他即拧腰转身，却发现老六的同伙已翻窗逃窜。黑豹冲进客房，喜鹊老六亦已无影无踪。

黑豹缓了口气，忍着伤痛慢慢地转身，他看见了小波的眼睛。

小波倚在浴室门旁，看着黑豹。

“我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呆着。”黑豹的声音低而嘶哑却又分外温柔。

小波一下扑进黑豹怀里。黑豹抱住小波。他身上的血沾红了她洁白的体肤。他们紧紧地拥抱着……

小波万般怜惜地轻抚黑豹的伤处，替他脱解黑长衫，又脱短褂。黑豹将长衫披在小波肩上，边抱她在床边坐下。小波察看黑豹赤裸的身子，用浴巾擦着血。她发现了黑豹胸膛上的那块纹身，怔了。小波让黑豹躺下，俯身仔细地端详，用一根柔软的手指轻抚着彩色的纹身，“你也有这个？”

“我也有。”黑豹似乎平静地回答。

“是我的名字。”小波说。

“是你的名字。”黑豹说。

“你把它刺在心口。”小波说。

黑豹不作声。

小波埋下头，深深地吻那纹身，好象吻着黑豹的心。她吻着，泪流满面，泪湿了黑豹的胸膛。黑豹扶住小波的肩，拉她过来。小波执拗地不停止吻。黑豹翻身伏到小波身上，看着她，低下头去吻她沾满泪的脸颊，吻那鬓角、眼睛和唇……

他吻着，不停地发狂地吻着，在心底压抑了很久很久的情感再也不能压抑……小波热情地回吻，双臂将黑豹的身子抱得更紧。

二

滚动的圆球，大转盘。

赌台四周围着各式人等，全都悬心地注目于桌上。大转盘停下了。蓦地哄响起人声，欢呼咒骂叹息唏嘘，其中夹杂放筹码的“啪啪”声……

黑豹进来了，脚步悄然，象个影子似地晃动。他不动声色地打量了一会，向另一侧的门走去。

黑豹进到了另一间屋里。这间屋里赌的是牌九。黑豹信步绕了一圈，跨进了另一间屋子。这回，他没有停留，款款地穿越而过，走到了里边房间。

黑豹走到赌“二十一点”的桌旁，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一叠筹码压在了“十点”——小上。

骰子摇动的声音。开了。有人高唱：“十点——小。”

好几叠筹码与原先下注的那叠一起，被推到黑豹面前。黑豹神色如常地拿了筹码，离开赌台。

“先生好运气。”一个赌场伙计躬身前导，将黑豹引进了一个装饰较各处更奢华大厅。黑豹在一张桌旁坐下，顺手将手中的筹码递到赌场伙计面前。赌场伙计傻呆了，终于明白过来，伸出发颤的双手连连弯腰鞠躬，接下了筹码。他一迭连声、语无伦次地说：“先生，拿酒，谢谢……”

黑豹动了动手指，留住伙计，说：“你们这盏灯好象会掉